

虚受堂前汉书补注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補注先謙曰官本顏地名屬南陽十六字蓋後人校注而刊本竄入與兄仲同居已貲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

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下有儀字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

日調選也音徒釣反補注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先謙曰

釋之為廷尉不在孝文三年表誤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十年不調之語非誤也說見下

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補注宋祁曰達字下當添也字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

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漢文學黃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

毋甚高論為諭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已失漢所已

興者補注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先謙曰宋因史記有而字故云文帝稱善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謁者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

也音求遠反補注王先慎曰黃圖漢獸圈九彘圈一在未央宮中

文帝問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又長安志注

引漢宮殿疏秦故虎圈周币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先謙問

曰史記作從行登虎圈上字在問字上通鑑從之較此文為順問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通鑑胡注禽獸簿謂簿錄

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蓋帝問

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顏注虎圈嗇夫從旁代尉

對補注先謙曰正義嗇夫掌虎圈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已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響應聲言其疾也補注先謙曰曰嚮

之嚮官本作響是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

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補注先謙曰史記前有上久之二字陛下已絳侯周勃何如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注補

周壽昌曰長者厚德之稱與陳平傳之長者為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後書寇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晉灼曰喋音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謀謀索隱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先謙案說文無喋字謀下云軍中反間也與此文無涉當為咄或為詆也說文口部咄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咄咄言部詆下云多言也詩曰無然詆詆蓋引三家詩本與毛不同咄咄之為喋喋詆詆之為謀謀適後人妄加木字耳且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呂亟疾苛察相高師

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文具而已呂故不聞其過

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頽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呂嗇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

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干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補注先謙曰徐行下不當更有

行字師古就衍文加釋耳史記作徐行問釋之具曰質言如淳曰秦之敝不重行字通鑑通志張釋之傳並同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

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訶出入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

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補注周壽昌曰

事書呂刑正義云漢世問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

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

曰繇讀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古師

與由同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補注王念孫曰外臨廁當依史記

作北臨廁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陵之厓也服虔曰廁側

日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此時帝北

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懷然傷懷則當作

北臨廁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尉見漢司隸校形與北

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魯仲連傳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

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索隱走猶向也官本注不重奏字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已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李注有書曰聲依永五字意悽

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已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

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竝在劉向

傳文帝稱善補注先謙曰劉向傳文帝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補注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沈欽韓曰長安

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

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有一人從橋下

走補注先謙曰史記走下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欲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補注聞蹕匿

橋下久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蹕止行也天官已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

補注先謙曰史記既作即是也言以為天子行過乃出也且與下即字相應若作既則以

為行過四字不相屬矣即與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如涓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

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補注沈欽韓曰唐衛禁律車駕行

律輕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師古

曰公謂

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

之則已

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補注錢大昭曰魏志王肅傳載肅言云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而況行之乎肅謂釋之此語為

失當則可至詆為不忠之甚則謬矣先謙曰史記下使字作立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

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師古曰安焉也錯唯置也音千故反

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

當棄市

補注沈欽韓曰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據此是漢律較唐律重也

上大怒曰人

亡道迺盜先帝器

補注先謙曰史記器上有廟字

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

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依律以斷也

非吾所曰其承宗廟意也

師古曰其

讀曰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之逆補注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然曰逆順為基

補注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先謙

曰官本考證云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王念孫云如上劉說則下句當刪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張晏曰不欲指

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抔勺之抔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補注宋祁曰新本抔作搯先謙曰注末三抔字官本皆作杯是索隱張云不欲指言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又侵樞恐傷迫切先帝故也案陛下且何曰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

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

補注先謙曰官本咸作啟引宋祁曰啟作咸

但山都侯自名恬啟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啟即知本文作王恬啟矣宋說無謂王念孫云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為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為是謬矣先謙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月餘拜為中尉據文紀後六年亞夫為將軍是為中尉即在其時此云中尉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為親友是釋之為廷尉亦當在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年間公卿表後元有廷尉信孝景元年有廷尉毆以文紀及本傳參證文帝崩於後七年六月釋之事景帝歲餘由廷尉為淮南相明是釋之代釋之公卿表文帝三年下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八字當在信毆之間傳寫者誤移於前也若釋之為廷尉在文帝三年則周勃尚存亞夫未仕亦未封侯後二年以城帝傳何得云中尉條侯亞夫與釋之結為親友且釋之見重文帝朝三年已為廷尉不應歷廿餘年不遷一階公卿表釋之後廷尉信前尚有廷尉昌廷尉嘉廷尉宜昌三人若謂釋之任廷尉直至文帝末年則明有四人更代如前免官而後復任傳不應不著其事若並未復任則傳云欲免去者為欲免何官事景帝歲餘又為何官乎又爰盎傳淮南厲王遷蜀盎時為中郎將據文紀厲王遷蜀事在文帝六年此傳云中郎將爰盎請徙釋之補謁者豈有文帝三年釋之已為廷尉之理知本傳十年不調之語為不誤也通鑑書廷尉釋之事於文帝三年係沿公卿表之誤漢紀知表誤乃敘釋之為郎事於孝文十年而於十三年書廷尉釋之奏當二事以意編次猶為未當梁紹山

都侯王恬啟據功臣表云高后四年四月封八年薨孝文四年憲侯中黃嗣是釋之為廷尉山都已薨矣疑釋之未顯時風與山都侯為親友史公併書之以見釋之名重一時班氏沿而不察耳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呂嘗劾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則未知何如補注王念孫曰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

原有謝字明矣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補注先謙曰過責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補注先謙曰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補注王文彬曰

盡會立案後漢蔡邕傳注居猶坐也時漢廷尊尚王生老人曰吾

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伐反補注王先慎曰說文鞮足衣也一作顧

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

廷尉方天下名臣補注先謙曰史記方吾故聊使結鞮欲呂重之

補注宋祁曰聊使結鞮疑云聊廷使跪結鞮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先謙曰史記作聊辱廷尉使跪結鞮宋誤記也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已

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已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

補注先謙曰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已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

曰已至孝聞也師古曰已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補注周壽昌曰文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弟者帛人三匹

以後帝紀孝者弟者分列屢見此孝著疑孝者之誤薛宣傳云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亦孝者遷官之一證先謙曰史

記郎中作中郎集解引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據應說漢代自有以孝舉為郎者師古正用應義王鳴盛以為謬解實不然也爰盜

傳上幸上林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

郎署長布席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補注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戈先謙曰索隱從何作何從是何

自為郎言自何途得為郎郎之進身不一故帝問之次乃問其家安在也顏云自為郎郎無自為之理劉云從何處來為郎則與家

安在相復矣唐具以實對其進身之由及其家居趙代後徙安陵悉陳之帝遂及居代時事也崔說得之顏劉具已實言文帝曰吾

竝誤會耳輦過索隱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

補注先謙曰官本祛作祛案漢紀治要竝作祛通鑑作祛汲古本史記作祛官本作

祛未知孰是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鉅鹿之戰當

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

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

補注沈欽韓曰方言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父老周壽昌曰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爲稱史以父爲稱

而以前老字爲年老也

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

曰已猶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何以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

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

反將音子亮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官卒將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索隱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

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先謙案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所稱卽馮唐祖父也師古彼注云帥或作師其

義兩通

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

牧爲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補注劉攽曰聞廉頗李牧爲人卽是知其實矣

案實爲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之謙曰劉說是也

迺拊髀曰

師古曰髀音陞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爲將

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

廉頗李牧而為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太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補注宋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亡間處

辱

師古曰何不問隙之處而言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不下有於字此奪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

補注先謙曰事在文帝十四年卬姓孫見文紀注功

臣表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闐已內寡人制之闐已

外將軍制之

韋昭曰門中樞為闐師古曰音牛列反補注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

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兵略同御覽七百六十三引淮南子曰闐以外將軍裁之與此傳同錢大昭曰闐漢紀作闐同案爾雅釋宮橐謂之闐郭璞曰門闐曲禮云由闐右李如圭云闐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闐東其西曰闐西先謙曰史記作闐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闐也門中樞曰闐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

補注先謙曰索隱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卽租也案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曰反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一說不從中覆校其

所用之數亦通

案史記覆作擾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

百乘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

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穀張弩也音

疑衍史記無匹字索隱引如淳曰穀騎張弓之騎也謂能控弦之

騎士有萬三千人騎可以匹言穀騎以人言不以匹言是此文不

得有匹字明矣通鑑亦作穀騎萬三千胡三省云弓弩引滿爲穀

謂騎兵能射者亦其證也李牧傳選騎得萬三千匹穀者十萬人

騎與穀分爲二事則可言匹或此傳本作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

穀者十萬人騎萬三千匹而傳寫奪文也百金之士十萬良士直

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

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引劉氏云其功可賞

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案李是已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

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補注錢大昭曰如說非

也匈奴傳但言林胡不言澹林先謙曰案注都甘切談旣云音都

甘反不得又音談也談疑作淡集解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一本

前漢五十一

作檐檻通鑑胡注檐林即檐檻今案胡說是也李牧傳滅檐檻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正與此傳合檐檻云滅林胡云降則檐檻
非林胡可知集解彼注引徐廣曰檻一作臨據此檐林西抑彊秦
亦為檐臨矣林臨以同聲通用檻林又以雙聲通轉耳

南支韓魏補注先謙曰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

謙曰官本無幾音鉅依反五字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其母倡也
趙幽王其母倡也
樂家之女用郭

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補注宋祁曰聚一作最王念孫曰史

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

切句積也徐錯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最應元年公羊傳會以聚取也鄭

本紀或為取史記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譌作

者依史記改之耳是曰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

租盡已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補注先

是史記集解通鑑胡注引竝作私廩假錢又史記無出字索隱案
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說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胡三
省云余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
屬下句先謙案或說胡注是也
已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已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已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已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

家子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注要作約下有或曰以尺簡書故

曰尺籍也十一字通鑑胡注引顏注作謂庶人家之子也是索隱

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

與雇同案詳下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曰法繩之

補注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先謙曰宋說謬索隱不相應謂數不同也莫府解在李廣傳

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已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

補注先謙曰胡

注一歲刑為罰作漢紀作罰及之非也

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

也

補注先謙曰上文數處皆言廉頗李牧因唐大父獨善牧故但言牧事然舉牧即以例頗此處總結上文仍應頗牧並稱李當

為頗字之誤也治要引此正作陛下雖得頗牧漢紀同史記通鑑並作陛下雖得廉頗李牧本傳贊曷為不能用頗牧以頗牧二字

其證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呂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

日車戰之士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衛綰傳以戲車為郎又云臣從

車士即此車士也先謙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

漢紀作主中尉及郡車十年景帝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年案

騎士表無車騎都尉官文帝十四年至後七年正十

年史呂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

記誤官迺呂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補注先謙曰史記有與余善

三字趙世家亦稱馮王孫言

云魏尚槐里人也補注錢大昭曰尚無傳故於此記其里居猶公

卿無傳者表中書里及字也槐里右扶風縣

汲黯字長孺漢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

補注王先慎曰風俗通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案

通志氏族畧以為汲衛邑其大夫所治之邑不必子伋是也至

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十呂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

馬孟康曰大臣任呂嚴見憚補注先謙曰史記嚴作莊謂以莊武

舉其子弟為官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相攻固其俗不足呂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